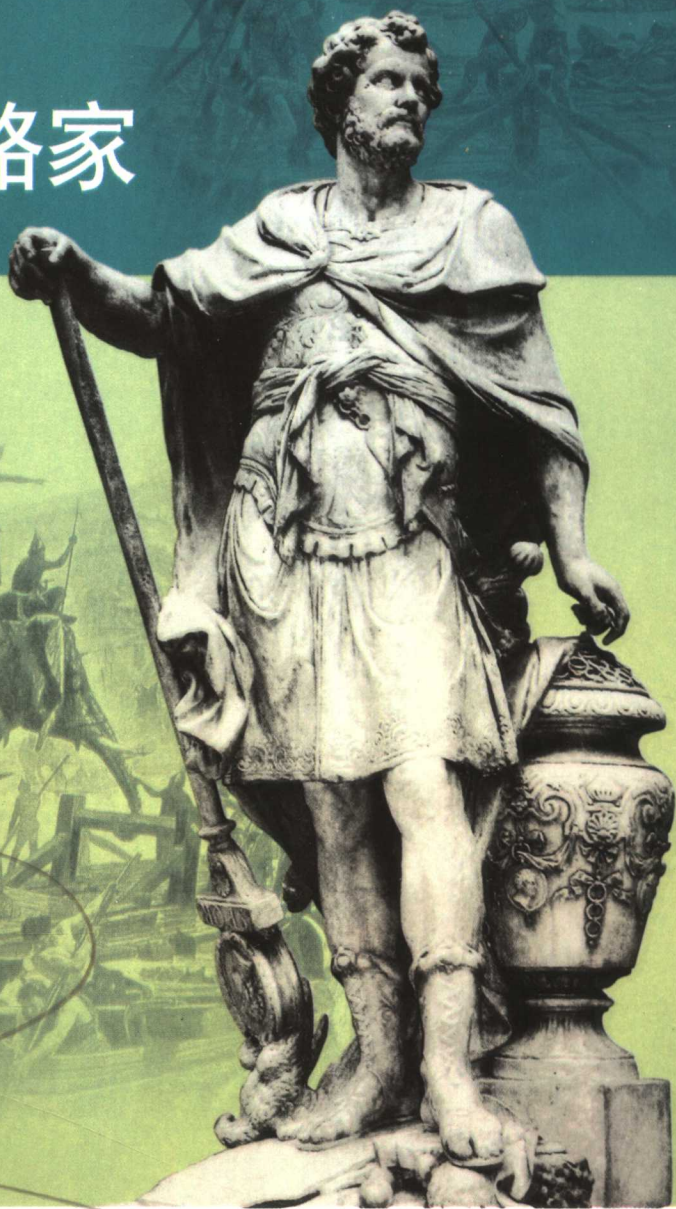


汉尼拔

HANNIBAL

伟大的战略家

[美] 赛格·兰斯 著
琚宏 彭志军 译



这是一部汉尼拔的传记。汉尼拔，由于在布匿战争时，率领迦太基军队突袭罗马而得名，他也是历史上少数几位以战败出名的将领之一。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对罗马发动攻击（还包括他率领象群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著名事迹），可说是古代历史上最勇敢也最悲惨的一役。罗马也是在击败汉尼拔之后，才得以将势力伸入地中海，建立称霸欧洲的罗马共和国。

广西人民出版社

K834.14/1

2008

汉尼拔

伟大的战略家

[美] 赛格·兰斯 著 琚宏 彭志军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尼拔:伟大的战略家/[美]赛格·兰斯著;琚宏,彭志军译.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4

ISBN 978-7-219-05980-7


I. 汉… II. ①赛…②琚…③彭… III. 汉尼拔-人物研究 IV. K834.1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9079号

策 划 江 淳
责任编辑 韦秀琼
美术编辑 闫 石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8年4月 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980-7/K·1123
定 价 28.00元



前言

掂掂汉尼拔的骨灰：这一个名将有多少磅？

——尤维纳利斯

尤维纳利斯对所有公认的伟大人物都抱持敌视的态度。他带着反讽的语气估量那一撮骨灰——汉尼拔可悲的最后残余。但如果是摆在历史里的话，这些骨灰的重量又会有多么惊人！正如当时在罗马所说的，这是一种足以决定性动摇平衡的动力。然而我们知道这一股可畏的“重量”结局如何，这一个迦太基将领最后失败了，这预示着半个世纪以后迦太基的倾倒和灭亡。

迦太基毁灭时，汉尼拔的形象也随之消逝。古代对被征服者并不宽容。罗马的敌人在形体被消灭后，还要遭受除名，这种做法也伤害到汉尼拔，使得他在历史上的形象零散破碎。除了科内利乌斯·内波斯那几页平庸的叙述以外，没有其他文献记载汉尼拔的一生，也没有任何大理石或铜制的物件可靠地记录下他的外貌。关于这么伟大的一个人，我们只能设法用残破的镜面去窥知他的一些影像。

传说总是在历史的缺口中生长，或许汉尼拔这个人在远古所发散的部分魅力——先是对罗马本身——就是基于这种历史缺陷。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那一个拉丁讽刺文作者，用 20 行左右的有力概述，回顾了汉尼拔特殊的“事业”，这成为一个深受重视的主题，罗马修辞学校的年轻人借此练习演说；他所提到的另一件事，显示到公元 1 世纪末时，教师们已经从心底厌倦这个主题。后来，虽然汉尼拔的功业对于欧洲文学的诗人和剧作家没有多少激发作用——一个没有朋友或情人的伟大军事领袖（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可以成为伟大文学的主题吗？——但在新古典时期以前，画家和雕刻家、铜匠和文稿及陶器的阐释者就已经利用了他，甚至建立了一处虚构图像的宝藏。由于我们缺乏真实的证据，我们必须进入此处宝藏

探个究竟。

史学家们继续估量汉尼拔的骨灰。由于之前提过的那些理由，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是总是会有一批人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想要明白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那100年间的改变，这些改变开始为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和文化——建立了长久持续的轮廓。汉尼拔起初是这场伟大争斗里的主要演员之一，在他被迫流亡到东方以后，他由参与者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公元前247年哈米尔卡·巴卡的长子诞生时，罗马已经结束了一场长期冲突，准备要把迦太基人逐离西西里，这个地方不久就会成为罗马的第一个“省区”，罗马在意大利以外的第一块海外领土，也是罗马以后在地中海西部所有行动的枢纽。在60多年以后，在公元前183年的某一天，由于被他的主人比提尼亚的普鲁西亚斯所背叛，即将要被交到他一生的敌人的手中，汉尼拔服下了他向来随身携带的毒药。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在马其顿的菲利普被击败，叙利亚的安条克（他曾经设法要利用安条克，而非为他服务）被逐离小亚细亚以后，在希腊和东方围堵罗马帝国的障碍很快就会倾倒，然后罗马就可以放手消灭迦太基。30年前，他本人曾经梦想要使迦太基恢复原有的力量，并且主宰地中海盆地西部。

名词

市政官 较高阶级的罗马选任官员，有资格拥有官座。

多纳徒派支派 基督徒的一个派别，成员是逃走的奴隶、破产的农民以及北非的非罗马人口，他们结合宗教和社会反叛，乐于殉教，受到政府压制。

百人大会 罗马三个人民会议之一，由一个执政官或副执政主持，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会议负责宣布战争与和平，选举执政官和副执政，处理死刑控诉。

法院 一个称为乌格鲁西亚的特别团体，设置在迦太基的元老院里，主要职责为控制还任官员，特别是服务届满的返还回国的将领，这些人被怀疑有可能会企图建立专制政府。

山 在阿拉伯国家，一座山岭或高山。

省 希腊省督的辖区。

权杖 束棒，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画上一柄斧头，出现在古罗马高阶选任官员前方。

大地主领地 精英人士所拥有的地产，工作由奴隶负责。

五十桨撞船 一种有五十桨的古希腊船舰。

大祭司 高僧团的领袖，就一切跟国家礼拜相关的事务，向元老院和选任官员提出建议，并且主持节庆。大祭司是最重要的宗教官员。

副执政 古罗马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选任官员。

外务副执政 重要的选任官职，监管跟外国人相关的民事裁决，与其相对的是城市副执政，处理罗马公民之间的民事裁决。

资深副执政 古罗马选任官员，之前担任过罗马的副执政，奉派治理省区。

四层桨船 一种有四列划槽的船只。

财务官 罗马的选任官员。

五层桨船 一种有五列划槽的古代船只。

补充官员 罗马执政官的补充官员，执政官在职那一年选出。

首长官员 古迦太基主要的行政官员之一。

财产税 起初是一种向罗马公民征收的紧急财产税，后来一般指的是直接在省区征收的税。

三层桨船 一种希腊桨帆船，特别是一种作战用的桨帆船，有三层划槽。

轻步兵 轻武装军人。

目 录

第一章 哈米尔卡·巴卡	1
第二章 关于西班牙	23
第三章 从喀塔基那到波谷	56
第四章 “闪击战”——从特拉比亚到坎尼	78
第五章 走下坡	105
第六章 挫折	127
第七章 扎马	146
第八章 流亡	177
第九章 历史遗产、传奇和形象	201
历史大事年表	215
参考文献	219

第一章 哈米尔卡·巴卡

公元前 219 年春天，汉尼拔突然闯入历史，出现在西班牙萨贡图姆的城墙外面，在他所从事的那一场为时近 20 年的奋斗当中，他是最重要的主角，他通常都能够掌握主动，强迫他的敌人配合他的策略。的确，在那个时空中所发生的事件，决定了他个人的命运，同时也为第二次布匿战争揭开了序幕，罗马人很清楚促成这场重大行动的人是谁，他们经常称这场战争为“汉尼拔的战争”。我们在后面会不止一次看到——即使只是根据结果来推测原因，就算事实上汉尼拔经常采取主动，使用看起来既新奇又富有创意的政策和战略，他这么做向来都是为了他的城郊。最重要的是，历史上那一场决定性的对抗始于公元前 264 年，我们必须把这一场对抗的最初阶段，跟这种神话般的冒险行为结合来看，否则我们有可能会判断错误，把这种冒险视为一项无缘无故的行动。公元前 256 年，罗马人向马麦丁提供佣兵援助，在西西里岛取得了立足点，这漫长的第一幕结束于公元前 241 年，双方签订条约，迦太基失去了原本拥有的西西里。之后是一段“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将近 20 年的武装和平，就像是大战间某种“长时期”的幕间表演。今天，按照阿诺德·汤因比的讲法，构成迦太基和罗马从公元前 264 年开始争战，到公元前 201 年回归和平——在扎马战败以后，对迦太基人相当不利的那一场冲突，一般都被视为只是一场“双重的布匿战争”。在迦太基方面，从公元前 247 年起，有一个家族（巴西德家族）挑起了这场战争的主要责任。

损失西西里和哈米尔卡·巴卡的崛起

在西西里，在这个“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第一战区（为了方便，这里采用罗马人的观点，区分第一、二次布匿战争），当一个名叫哈米尔卡·巴卡的将领接获一项

重要的命令时，迦太基人已经在海面上和陆地上跟罗马人进行了 18 年的战斗。当时这场战争的这一个新领袖已经有了 3 个女儿，不久前他的第一个男性后代汉尼拔刚刚出生。

在接二连三的撤退以后，迦太基人几乎已经丧失了他们在西西里西部的所有据点。公元前 254 年帕诺尔莫斯沦陷后，迦太基人只剩下在西西里西部的要塞——利利巴厄姆，这里是他们的海军基地，该地优异的天然港口使这里向来就是意大利舰队在西边最好的港口之一。公元前 397 年，莫提亚和德雷帕农受到摧毁以后，他们就殖民于此。

迦太基部队背海面陆，在这一处最后的防线组织他们的抵抗行动。先是公元前 249 年在利利巴厄姆，守军在一个名叫希米尔科的优秀将领指挥下，击溃了罗马执政官普布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所设下的封锁。这一个罗马执政官在德雷帕农也不顺利，由于他不明白这一处港口，也不懂得要如何操纵他那庞大的舰队，他在和布匿将领阿宰尔·巴勒交手时，损失了 93 艘船舰。同一时间，第二个执政官路西士·朱尼厄斯·普卢斯，在利利巴厄姆败在另一名迦太基将领迦太罗的手中，最糟糕的是，他的中队遭遇飓风，在卡马里纳外海沉没。公元前 249 年，这些执政官所蒙受的双重惨败在罗马造成恶劣的印象。人们谴责他们轻率、不虔敬；人们认为朱尼厄斯·普卢斯就是因为违背占兆，才会在帕奇努姆角损失他的舰队。至于克劳狄乌斯·普尔克，据我们所知，西塞罗这个在大多数时候都相当公正的人，用侮辱性的嘲讽语气，指责他不虔敬；在德雷帕农的海战惨败，是他自行招惹，罪有应得。之前当他看到圣鸡在离开笼子后拒绝食用玉米，他把这些鸡扔进水里，“既然它们不想要吃，它们可以喝”。当时，这个玩笑并没有在罗马产生娱乐效果，我们怀疑元老院里克劳狄家族的敌对派系，费边家族，利用这种轻率的举动，推展自身的利益。的确，从公元前 247 年到 245 年，费边家族掌握了罗马权力结构的最上层，占据了优势。面对迦太基人，罗马人降低了他们的战争努力，历史学家始终不明白何以迦太基没有利用这种舒缓的情况，在西西里夺回上风，好像迦太基的元老院已经放弃了在西西里的土地。

不过，在同一时期，哈米尔卡·巴卡对罗马部队实施了有效的骚扰行动，在意大利南部沿岸，特别是在布鲁蒂乌姆，造成了一些破坏。然后，他回到西西里北岸，攻击帕诺尔莫斯这个区域，最后拿下了海克特（希腊文的意思是“围场”或“监牢”）此处要塞。波利比亚斯精确地描述了这一座高地，此处突出于海岸之上的陡峭地

形，顶端的高原上有某种天然的堡垒。相对的，他对地点的描述就模糊得多，大概是在帕诺尔莫斯和厄里克斯之间，应该是卡斯特拉齐欧山的可能性较高，这地方在巴勒摩西北方大约 10 公里处，将近有 900 尺高，耸立在城市北方的佩莱格里诺山这块令人沮丧的不毛之地比较不可能。哈米尔卡以这里为基地，执行他计划周详的作战行动，对付据守帕诺尔莫斯的罗马人，他也使用海克特所防卫的港口作为跳板，攻击远达库迈的意大利海岸。

哈米尔卡据守这座要塞 3 年。公元前 244 年，他采取了一项大胆的策略，取得了厄里克斯这个镇的控制权，也因而占领了一处中途据点。一方面是山脚的罗马要塞，另一方面是公元前 248 年朱尼厄斯·普卢斯执政官拿下厄里克斯维纳斯神庙以后在山顶设下的卫戍部队。在东北方，厄里克斯控制了通往德雷帕农的道路。如此，哈米尔卡只要使用较少的人马，就可以使罗骑兵队动弹不得，预防他们向布匿的海军基地进一步施压，跟更南方的利利巴厄姆一样，这座海军基地当时还在遭受围攻。

这时候，由于过去五年来没有采取任何海上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困境，罗马不得不重新进行武装，以打破僵局。因为国库空虚，元老院找到了那些能够从胜利也就是征服西西里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个人。如波利比亚斯所说是统治阶层，换句话说，也就是跟这场冲突起因相关的坎帕尼亚贵族。他们以团体或个人的方式出钱，提供装备齐全的船只。他们的期望，就是在胜利后能够获得补偿。公元前 242 年夏初，在盖亚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执政官的领导下，一支由 200 艘四层桨船所组成的舰队，来到德雷帕农和利利巴厄姆外海下锚。公元前 241 年春，这支舰队在阿加特斯群岛外海拦截迦太基派出的粮食补给和增援护送队。由于罗马舰上没有货物，比较容易操控，轻易就取得上风：有 50 艘布匿船舰沉没，还有 70 艘船只连人带装备落入罗马人手中。

在利利巴厄姆、德雷帕农和厄里克斯的要塞部队依然坚定地固守他们的阵地，但是在罗马夺回海上的控制权以后，今后这些卫戍部队只能仰赖他们自己了。哈米尔卡接到迦太基方面的命令，要他和罗马执政官谈和。罗马本土的人民很可能是在百人大会的会议上把最初草约的条件变得更加苛刻。除了要迦太基人完全撤离西西里，还要迦太基人撤离所有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之间的岛屿，也就是说要撤离伊奥利斯群岛，而这是迦太基各中队传统的巢穴之一。未来迦太基人不得再对叙拉古及其盟友进行干预。财务方面的条款尤其明显沉重。哈米尔卡和卢塔提乌斯议定战争

赔款为 2200 尤比亚塔伦特，偿还期限从 20 年减为 10 年，而且迦太基必须立即支付额外的 1000 尤比亚塔伦特。金额固然相当高，却远远不足以弥补罗马在战争中的损失，罗马有大笔财富沉在海底，也就是那数百艘损失的船舰。根据波利比亚斯的说法，罗马有 700 艘沉船，迦太基有 400 艘。大概这笔赔偿金额当中有一部分，是用来补偿元老院在公元前 243 年所接触的私人船主。

就这样，一场长达二十几年的战争暂时结束了，这场战争似乎只是起于凑巧，看起来当初在罗马卷入那一连串的事件时，并没有界定长期的对外政策。事实上，元老院并没有做出决定。公元前 264 年，透过执政官们值得注意的是亚皮乌斯·克劳狄乌斯·考地克斯所召集并操纵的百人大会，罗马人民同意协助在墨西拿的坎帕尼亚佣兵——马麦丁人，这些人找罗马对付他们最初寻求保护的迦太基人。看起来这比较像是一个政治借口，而不是一项政治策略。但是政治策略有可能表面上并不一致，公元前 264 年在墨西拿那一场看来单纯的治安行动，有可能具有仔细构想过的目的。那个时期的罗马帝国具有自动作用的成分，关于这一点，有人曾经说，“它被它的征服机构拖着往前走”。此外，在这个机构及刺激背后，存在有一项最终目标，不久以前保罗·维恩强调了目标：当时罗马觉得有必要“拿走西西里所提供的集结点，使迦太基和意大利疏离”。迦太基人来到了附近，在墨西拿海峡的另一边，距离意大利海岸不过几里，这令罗马方面感到忧心。罗马可以通过一场把风险局限在西西里的战争，确保自身的安全。这是一场预防性的战斗，通过中立的西西里这个缓冲——事实上不久以后，西西里就成为罗马的一个省——强化了意大利土地的“圣所”性质。我们必须强调，在西西里的罗马—布匿战争爆发前几年，源自坎帕尼亚的家族在罗马掌握了主宰权，他们显然比较注意这种地理上的接近所代表的危险，这种情况又因为在伊奥利斯群岛的布匿海军基地而变得更为严重。的确，属于坎帕尼亚的阿蒂利在公元前 267 年到公元前 245 年间，担任了七次执政官；就像一二世纪初对抗埃特鲁斯坎人的战争是费边家族所关注的事，第一场布匿战争是他们的战争。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由于迦太基及其佣兵的问题，导致罗马兼并萨丁尼亚，成功地使迦太基人离开意大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要不是汉尼拔做出攻击萨贡图姆这项不幸的决定，这种地理政治平衡似乎有可能会维持下去。大体上，这是迦太基元老院非战主义——或“非洲”——派系领袖汉诺的看法。但是我们欠缺历史证据。

不过，我们不应该忽略其他的经济性动机，罗马有一些人似乎就是出于这种动

机,关于这类动机的记载相当充分。不久前,人们已经把重点放在公元前3世纪初期和中叶时坎帕尼亚日渐重要的地位,这么做有其理由,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那个时期,坎帕尼亚的家族控制了元老院;坎帕尼亚的农业富庶,酒类输出逐渐增加,不久以前,坎帕尼亚的陶器生产才超越了阿普里亚和塔林敦。过去20年,针对在北非——特别是在迦太基——所搜集的残余陶器所做的分析,显示出这些地区有一些陶器来自意大利中部,主要是来自于拉丁姆生产“小图记”陶器的工厂。兼并西西里运输这些货物时沿岸船运的一处必要集结点可以使贸易路线更加畅通,我们在公元前3世纪末会见到更多,那时“坎帕尼亚A陶器”已经涌进迦太基。

虽然罗马的战争目标在冲突之初颇不明显,在之后的事件里却变得相当清楚,迦太基人会放弃他们和希腊人争夺了几个世纪的西西里,倒是教人感到讶异。哈米尔卡在他那块西西里的“一隅”,经常是一个胜利的主宰,但是迦太基元老院强迫他进行谈判,结束战斗。李维在描述哈米尔卡的痛苦时,提到促使迦太基人放弃战斗的权衡。不过,迦太基方面对局势的判断有可能颇为正确。在西西里西方远处的桥头堡维持迦太基的存在,那就拥有领土来说并不重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那就是迦太基人(在利利巴厄姆,特别是在德雷帕农)的海军基地必须能够继续运作,而且西西里西端可以继续发挥几世纪以来对迦太基海上贸易的功能,也就是作为中途港和转运站。西西里战争的结束清楚显示,由于罗马的海上势力的成长,西西里的这项功能已经不再确定。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势必导出一些推论。

我们不难想到,古典文献此处是指狄奥多罗斯和波利比亚斯并没有提到当时在迦太基所进行的辩论。但是就在这些年,当迦太基人看起来势必会被逐出西西里之际,迦太基人大幅扩张了他们在非洲的领土,这件事不可能只是凑巧。公元前247年——哈米尔卡被派到西西里那一年到公元前243年间,汉诺占领了泰维斯塔,此举大幅向西南方扩展了布匿的领土控制,达到了努米底亚诸王国的最南端。我们在看到迦太基强化、增加其对内地控制的企图时,也必须考虑到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5年时雷古卢斯所发动的远征;对罗马而言,这项行动最后失败了,但是就像50年前阿加索克利斯入侵时一样,迦太基的母城面临严重的危险。对迦太基的“保守”派系来说,扩张并且巩固非洲帝国,很可能是在面对罗马“新政”时一项,最好的回应举动。扎马惨败前的半个世纪里,迦太基元老院当中由汉诺所动员的派系,始终抱持这项政策。

这是哈米尔卡在公元前241年从西西里回来时的局势。在他离开这座岛时,他

是个英雄，之前他已经先把他的部队从厄里克斯带回利利巴厄姆，并且安排好使他自己的部队和吉斯科指挥的利利巴厄姆的将领可以在不解除武装的情况下获得自由。吉斯科负责把大约两万人遣返非洲的沉重工作。在为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叙述画上句号，并且回顾那些参与对抗的领导人时，波利比亚斯忍不住表示，在所有的将领当中，“就机智和勇气而言，哈米尔卡·巴卡的表现最为杰出”。

哈米尔卡·巴卡和巴西德家族

跟大多数的布匿姓名一样，哈米尔卡是一个“源自神祉”的名字，描述了人和闪族相关神祉的倚赖和保护关系。就此处而言，哈米尔卡（有时候拉丁作者赋予更精确的写法，阿德米卡就布匿—腓尼基语言来说，是 *bdmlqrt*，也就是“麦勒卡特的仆人”）这个神祉是泰尔的伟大神祉，也是腓尼基人在西方扩张的保护神，也难怪在我们的资料来源当中，哈米尔卡是最常见的名字之一。证据显示，除了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这个人物，最早而且最出名的一个哈米尔卡，在公元前 480 年西西里的希梅拉，死在希腊人手中在正式记载上，由于同名之故，在提到祖先时有可能会造成混淆。还愿的石碑上除了奉献者的身份，通常至少会显示出奉献者的——经常是上一代——先人，有时候在一些特殊的例子当中，可以见到真正的系谱概要。实际上，跟罗马人的姓或绰号一样，姓氏可以用来区别这些同名的人。就哈米尔卡来说，古代文献上常见到巴卡这个姓氏由于抄写的影响，我们难以在这个姓氏的两个闪族字根间抉择。一方面是“神恩”，阿拉伯文的 *baraka* 就是源自这里，哈米尔卡当然并不缺乏这种眷顾；另一方面而且可能性比较高是包含三个字母 *brq* 的字根（意味“闪电”），一样适合于这个将领，他在西西里靠着打了就跑的攻击行动，和“暴烈的”军事行动而成名。这似乎相当于希腊文的 *Kerauflos*（雷电），这个姓氏在效法亚历山大的军人当中相当常见。虽然一般的看法都支持巴卡的第二个意义，这场争论还是没有定案，我们无法确定“巴卡”这个姓氏是否是由我们的哈米尔卡赢得，再传给他的儿子们特别是汉尼拔，或者这件事还有更早的源头。

这件事又引到一个大概是没有解答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家族的背景，我们可以确信，这个家族历史性地出现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出现，这个家族有其更古老的源头，那是在迦太基的母城。但是我们还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吗？人们从事过这方面的

努力,但是他们大概过度重视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的几句话。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是一个杰出的罗马元老,公元68年时以祖先为名的执政官之一,在那一年尼禄逝世——这个人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他对西塞罗和维吉尔的敬意(他向维吉尔购买了在图斯库卢姆和在那不勒斯附近的产业),而非他那本包含17篇宏大史诗的作品——《布匿战纪》,他用繁琐的诗行呈现李维的“第三个十年”,内容是第二次布匿战争。在这首史诗的开端如我们所会见到的,依照古典传统——当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介绍年轻的汉尼拔,表示他是他父亲仇视罗马人的工具时,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透过“老巴卡”这个媒介,使他成为神话人物贝卢斯的后代。他说,当狄多开始漂泊,逃离泰尔时,她的漂泊最后以建立迦太基告终,这个贝卢斯有一个年轻的儿子陪她一起冒险。显然《布匿战纪》的作者是从他的老师维吉尔的作品中找到这一个贝卢斯的,毕竟《伊尼亚德》把他描述为狄多的父亲。根据西利乌斯的讲法,汉尼拔的远祖正是狄多的兄弟。透过神话系谱,西利乌斯把迦太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和迦太基传说中的女建国者连在一块,要抗拒这种诱惑的确不容易,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西利乌斯会屈服于这种诱惑。当然,根据历史,有一个名叫巴力的泰尔国王存在于公元前7世纪,并且如吉尔伯特·皮卡德所述,有可能是当时亚述国王(阿萨哈登和亚述巴尼拔)先后对腓尼基城市所施加的暴虐保护关系,造成腓尼基人重新向东方进行大批移民的浪潮,这些移民在这个时期前来,强化了公元前9世纪末在非洲建造的殖民地,也就是说,根据文献资料,迦太基的出现几乎要早一个半世纪。如我们所知,最近在迦太基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倾向于进一步降低在文件所提到的公元前814年这个日期,和最早的证明资料之间所依然存在的差距。我们已经不再考虑某一个名叫艾米尔·福若(1953年)的人所提出的浪漫说法,这个人在不久前曾经颇为出名,据他的说法,迦太基是在大约公元前666年时由这个巴力的两个女儿狄多和安娜所建立的,她们为了躲避亚述巴尼拔而逃离泰尔。

我们回到维吉尔(和西利乌斯)的贝卢斯,谁会真的相信这个拉丁诗人听说过泰尔的巴力这个人,毕竟只有通过东方的文献,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人。就另一方面来说,维吉尔绝对了解baal这个字的意义——一个有显赫意义的头衔(“主”、“丈夫”),也是闪族众神当中重要的神名之一——他才能够使贝卢斯成为狄多的神话父亲,更何况“贝卢斯”这个布匿用语的拉丁写法(扬扬格或扬抑格,视情况而定),在六音步的诗当中是一个便于使用的字,《伊尼亚德》的作者甚至在同一行里用到这个字两次。如安托万·梅耶所说,“六音步的诗是史诗语言之母”;甚至

还包括使用专有名词！西利乌斯只需要把汉尼拔放在这个名声响亮的家族结尾，就可以使他的作品生色不少。

不过，正如我所提过的，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哈米尔卡和他的家族属于布匿贵族。人们已经找出各种证据。第一，就是哈米尔卡获得在西西里的指挥权这件事。迦太基的元老院习惯上不会把这种责任授予统治阶级以外的人。在这个布匿国家似乎并不存在着征兵制度，除了佣兵分遣队，只有利比亚臣民是征募的对象，他们由年轻的迦太基贵族指挥。当然，我们会看到哈米尔卡和他的长子后来发动了一场运动，使迦太基的公共生活朝“民主”的方向演进；但是这场运动完全没有“革命性”，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运动的煽动者和较低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有某种团结。此外，从巴西德的立场来看，取得军队和人民的支持，既可以巩固他们的个人野心，也可以平衡或抗拒迦太基元老院当中反对派所具有的影响力，这些人并不支持他们的海外政策和战略。

巴西德家族属于迦太基贵族，最可靠的证据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拥有产业的富人。在这方面哈米尔卡·巴卡的资料依然有限，但是却颇为清楚。当汉尼拔在公元前 203 年秋天从意大利回来时，他在非洲上岸，不是在迦太基，也不是在附近的邦角，而是在小莱普提斯，他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才到扎马对抗西庇阿。当时罗马部队已经在尤提卡和迈杰尔达下游盆地取得立足点，如果只是说汉尼拔想要和罗骑兵队维持一段距离，并不足以解释他何以会做出这种选择。根据可信度较高的一个传说（我们在后面会见到），他要他的军人种植橄榄林！在等待公元前 202 年年底和西庇阿的战役前，他可以这么做，在公元前 201 年迦太基获得和平和公元前 196 年他担任首长的这段期间，他更是可以这么做——这件事清楚证明他个人跟拜哲西安的这块大地主领地关系深厚。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在公元前 195 年夏天当他突然被迫离开迦太基流亡时，在他永远离开非洲以前，他选择他在这个地区的地产之一——在塔普苏斯和阿乔拉之间的一座大宅——暂停，待在安全的环境当中。这必定是产业的产业，毕竟他在年幼时就已经离开非洲，将近 35 年不曾回去，他几乎没有机会拥有他自己的地产。如此，他必定是从他的父亲哈米尔卡那里继承了这些地产，哈米尔卡本人从第一次在西西里战斗，到佣兵战争结束后，前往西班牙长期担任“资深执政官”期间，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遵照农艺学家马戈的箴言，住在自己的地产上，享受产业拥有人的舒适生活。如此，巴西德家族的财富——虽然或许不像福楼拜在《萨朗宝》的序言中描述的那般辉煌——很可能是继承得来的。

虽然我们对哈米尔卡的祖先并不清楚，他后代中的第一代倒是相当出名。很可能他是在公元前 275 年左右出生——当他在公元前 247 年接掌西西里的指挥权时，他还很年轻（科内利乌斯·内波斯说他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子，不过似乎有点过分了）。我们不知道他第一任妻子的姓名，她为哈米尔卡生下 3 个女儿，一样姓名不详。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博米尔卡的人，博米尔卡后来在公元前 215 到公元前 212 年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迦太基舰队的将领。这对夫妇生下一子，名叫汉诺，他才刚成年，就在他舅舅汉尼拔的麾下表现优异；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公元前 216 年在坎尼的胜利，他是功臣之一。大概是在公元前 241 年到公元前 237 年间，哈米尔卡的第二个女儿嫁给了美男子哈斯德鲁巴，然后岳父和女婿一起动身前往西班牙。她必定不久就过世了，因为哈斯德鲁巴娶了伊比利亚公主为他的第二任妻子。由于福楼拜的小说，哈米尔卡的第三个女儿以萨朗宝这个假名流传了好些世纪，这个小说家的想象力为她赋予全副武装或者是装扮齐全，其实我们对她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她被许配给努米底亚首领纳拉瓦斯。

哈米尔卡的第一个儿子在公元前 247 年出生，也就是他被派往西西里那一年。他依照他自己父亲的名字，把他的儿子取名为汉尼拔（布匿文 Hnb' I：“得巴力眷顾的人”）。之后是儿子哈斯德鲁巴（布匿文 Zrb' I：“巴力是我的援助”），汉尼拔远征意大利时，他指挥留在西班牙的部队，公元前 207 年，他试图要去协助他的兄长，但在梅陶鲁斯河阵亡。接下来是马戈（布匿文 Mgn：“礼物”），我们后来会看到，在意大利战役的最后阶段，他在利古里亚战斗，据李维的讲法，他在公元前 203 年回航时在海上丧命。这 3 个男孩在几年的间隔里相继出生。毫无疑问，哈米尔卡·巴卡很希望他们能够协助他达成自己的计划。至于这件事，有一则拉丁史学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所叙述的逸事，他说哈米尔卡在观看他的 3 个小孩玩耍时，说道：“这些是我抚养来消灭罗马的幼狮！”

佣兵战争

当哈米尔卡和卢塔提乌斯进行结束“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和谈时，他是否已经怀疑到这件事对他的祖国会立即造成何种影响，事实上，甚至在他离开西西里以前，他就已经辞卸他的指挥权，把他的权力和他的部队一起交给利利巴厄姆的总督